

散文

在海的一隅看日出

■方珍

黎明时分，曾经有一位女孩站在无垠的旷野中仰望东方的天空，迎接太阳。那是她刚读完《海上日出》一文，知晓了日出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她就向往看到那美丽的风景，可她还走出过那片平原，看海上日出成了一种奢侈，于是，她走向了家乡的田野，看绿色海洋里升起的太阳。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田野里霞光万丈、绿浪滚滚、一片生机。万物生长靠太阳，田野里升起的不仅是风景，更是农民的希望！这就是年少我第一次看日出。

第二次看日出是在烟台的海边，青葱岁月里播下的梦终于开花结果，我异常欣喜。

到烟台的头一天晚上，同行的十多人商量着去海边看日出，我非常赞同。夜里3点20分，我被叫醒，虽困，但看日出的诱惑强烈地驱赶着瞌睡虫，我有稍许的激动和兴奋，所以挺麻利地打扮好自己，想以最美丽的形象迎接海上日出。十多人半夜起来，宾馆服务人员很是诧异，我们解释说去海边看日出，他们更是觉得可笑：“这日出有什么看头？再说了，烟台也不是最佳看日出的地方。”在宾馆服务人员惊诧的目光中，我们出发了。

5月的海风凉丝丝的，但不刺骨，很爽。夜静极了，路灯不辉煌，但却发出柔和的光，足以照亮前行的路，宽阔的马路两旁耸立着高大的树木。由于去的人多，走在异地幽静的通往海边的路上，并没有丝毫害怕，心中却充满了激情，脚步越来越轻快，已没有了出发时的清凉感，风中夹杂着一股热气，远远地听到涛声，快到海边了，我们无比高兴。

步行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了烟台海边的一个广场。这里一览无余，海很辽阔、很壮观，海浪一起一伏，不时地拍打着海岸，发出“哗——哗——”的声响，那是海浪弹奏的优美琴声。天渐渐亮了，却不见日出的影子，不会是阴天吧？眼巴巴地望着海面，心中却有些许的担忧，更多的是期待。海面泛起了鱼肚白，还是没看见日出的迹象，一同行者说：“别急，耐心等待，昨天上网查了，今天是晴天，太阳会出来的，我们这么多人来看她，她总得梳妆打扮一番……”“哈哈……”他的话把大家逗乐了，也活跃了大家看日出的气氛。接下来，我们不再傻傻地等待，而是开始了晨练，有的耍太极、有的练瑜伽、有的踢腿、有

的弯弯腰、有的练倒走、有的玩跳远……我们倒成了海边广场一道风景。天已大亮，可依然不见太阳跃出海平面的身影，我们一个个相视而笑：“这或许真不是看日出的地方……”既来之则安之，我们继续晨练。正在大家安心晨练的时刻，突然听到有人喊：“太阳出来了！快看，海水红了。”大家都停止了晨练，把目光转向了大海。的确是，远处的平面泛着红光，红光面由小及大慢慢扩散开来，虽不见太阳，却已有日出的迹象，我们一个个激动不已，纷纷拿出相机、手机捕捉那美的瞬间。出来了，出来了，在海的上空，悬挂着一个乒乓球大的黄色的圆球，圆球的边缘镶着红边，红边外围是片片乌云。我不禁感到可笑，这与我想象的日出情景截然不同，它不是从海平面上跃出的，看见时就已挂在了半空中，并且很小。还好，总算没有白等。不一会儿，太阳由小变大，颜色也由黄到橘红，再到深红，渐渐地，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冲破云层出现在天空中，我们赶紧抓住时机拍照留念，可姿势还没摆好，太阳却不见了，又被云层遮住了。云层也是变化无穷，先是黑黑的一片压过来，遮住了太阳，最后，连太阳的红晕也遮

住了，渐渐地，云层由浓黑变成了深灰，再到浅灰，斑驳陆离。在黑、灰云层的交替变换中，太阳又露出了脸，那是一种艰难的挣扎，太阳要出来，云层却挡着不让它出来，黑、灰云层交替挥舞着遮挡的幕布，太阳奋力地冲破乌云的层层防线，又出现在天空中。太阳一次比一次大而红，其周围的红晕也一次比一次大而美。然而，没过几分钟，黑云又压过来了，太阳继续抗争，所以，只遮住了一部分。此时，太阳就像一位含羞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始出来。最后，太阳终于挣脱乌云的层层遮挡，悬挂在空中，发出灿烂的光芒把乌云扫射得无影无踪。再看海面上，金光闪闪，美丽极了。这就是大自然的奇观，看似简单的日出，却也经历了一番与乌云的抗争，看来，展现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我们看这美丽要千里迢迢赶过来，还要起个大早来等候一样。

在海的一隅，我终于看到了别样的日出、别样的精彩，临走时，再回首望望大海，太阳就像给大海铺了一条光灿灿的玉带，更是给海边渔民铺了一条通向希望和幸福的玉带，那玉带也铺进了我的脑海。



夜钓

■邓同学

田野睡了，池塘睡了，鱼儿也睡了。

大地寂静，空气寂静，池塘寂静。

太阳谢幕了，把舞台交给了月亮。月亮还没有出场，星星已撒满了天空，像农家场院里疯耍的孩子。

有人影在池塘边坐下，把鱼钩抛向水中，发光的鱼浮在空中划了一个美丽的弧线，落入水中，沉下，又浮起，成为漆黑水面的一点光亮。

偏偏，有夜色中垂钓的人，就有夜色中上钩的鱼。钓鱼人都是小声说话，唯恐大声说话吓跑了咬钩的鱼儿。

一条没有睡着的鱼儿发现了钓钩上的鱼饵，它没敢轻举妄动，而是回去告诉更多的同类，有的表示怀疑。但是，饥饿是无法抗拒的，终抵挡不了饵料的诱惑。有鱼儿咬钩了，发光的鱼浮在水面上沉沉浮浮，好像在向钓鱼人点头致意。钓鱼人迅速收线，发光的鱼浮跟着游动。一下，二下，三下……重复，简单，执着。

池塘的另一端，有几个女人叽叽喳喳。农家的女人都识水性，她们不需要男人陪同。她们要洗去一天的汗渍，洗去劳作一天的疲惫。反正，夜色中池塘那钓鱼的人也看不到她们的肌肤，她们可以尽情地嬉戏，说着女人们的悄悄话。

青蛙耐不住寂寞，高一声低一声地鸣叫。雄性青蛙叫一声，雌性就应一声。远远近近的蛙声连成了一片。

一只野兔探出头来，它想告诉鱼儿，千万别上钩。可是，鱼儿听不到它的小声语。野兔急了，捡起一块坷垃扔向池塘中。水声，惊醒了要咬钩的鱼儿。钓鱼人发现了野兔，想要抓，野兔机警地跑了。

又一只鱼儿咬了钩，一场智慧的较量开始了。钓鱼人任鱼儿在水中游走，要耗尽鱼儿的最后一丝力气。有人想拿网子把鱼儿捞起。鱼儿看破了岸上钓鱼人的心思，拼命挣扎。最后，鱼儿胜利了，但付出了豁命的代价。也许，它要把这教训告诉每一个同伴。但是，上当者总会前赴后继的。

一秒钟又一秒钟被钓鱼人抛到水中，一秒钟又一秒钟被鱼儿咬碎。

夜钓，并非一定要钓到鱼。

夜钓，钓的是寂寞，钓的是情趣。

小小说

诱惑

■秦兴江

柱子做梦也没想到，会遇见一个比他家那只老花猫还漂亮的姑娘。

春天真是一个好季节，草儿说绿就绿了，花儿说红就红了，天也一天比一天热了。懒洋洋的晌午，柱子脱了棉袄一边晒太阳，一边逮虱子。那只老花猫蜷缩在他的腿旁，很安分地陪着他晒太阳。不知什么时候，有一只大公猫路过，在他和老花猫面前流连忘返，回头望了又望。老花猫好几次抬头看看他，然后懒洋洋地和那只路过的大公猫抛着媚眼。柱子有点看不惯那只大公猫畏首畏尾的样子，大声一呵，它就跑了。谁知，一不留神那只老花猫也随大公猫一起跑掉了。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春天啊，可是柱子再也没有心思去晒太阳了。他起身披上那件破棉袄，沿着家门前的大街一路往前找去。那只老花猫是他唯一的伙伴啊，他怎能不找呢。

柱子家就在城郊。柱子幼时得了一场肺炎，发烧烧愣了，见了人只会驻足观望，且面无表情，从小人人

都叫他愣子，长大了才有人叫他柱子。柱子非常着急地去找他的老花猫，他出门顺着大街往前走。自打旧城改造后，家这边逐渐成为新城区，宽阔的街道两边一夜之间楼房挨着楼房，商店连着商店。柱子相信他家的老花猫肯定就在这边，因为他看见那只大公猫往这边跑了。

天越来越热了，春天难得有这么燥热的中午。柱子走了半道街，身上就淌出许多汗，他觉得很难受，就停下来开始脱袄。这一停一脱不要紧，当柱子再抬头时，眼睛里突然放射出难得一见的光芒——这倒不是看见了人家的老花猫，而是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这个姑娘叫阿美，是街头春红服装店雇用的一个店员。阿美当时正斜倚在服装店门口的竹椅上看书，她染着金黄的长发，上穿一件豹纹衬衫，下穿黑色打底裤，脚着一双豹纹浅口鞋，一截白白的肚皮好像耐不住寂寞醒目地炫耀在温暖的阳光下，使整个人显得越发春意盎然。当她突然意识到什么时，抬头正看见盯着她傻看的柱子。

阿美吓了一跳，但她并不认识柱子。她看了柱子一眼，柱子还盯着她看，眼睛直勾勾地疼人。阿美就惊慌地叫了一声，跑进屋里。

春红出来一看，笑了：“他是柱子——这道街上的，不用怕！”接着她又赶柱子，“走吧，走啊——”

柱子不走，站在那儿冲屋里的阿美喊：“猫！猫——”

“什么猫？你喊啥？”春红问。

“猫！猫——”柱子还是一遍一遍地喊，喊完了也不走，站在那儿看阿美走来走去。阿美身上的豹纹衬衫实在太好看了，和他家那只大花猫的颜色一样漂亮。

阿美被看急了，就说：“我找人揍你！”

柱子好像听不懂她说的话，只是盯着她使劲看，中午也不回家，站在那儿，越看越像个傻子，似乎把找猫的事情忘记了。春红看他可怜，有时递给他半块点心、一杯水，他就接着，可吃完了还是不走。

“老天爷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啊！”阿美急了，气得直跺脚。

春红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哄他

走，问：“柱子，你要干什么？”

“猫！猫——”柱子用手一指街东头。

“那你快去找啊。”春红撵他。

柱子就不说话了，好像有一点害羞的意思。他转脸去看阿美时，阿美看他一脸傻傻的表情，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柱子好像也笑了。

后来，柱子连续几天都会来到春红服装店门前，站在那儿傻瞅。可突然有一天，他在门口站了半天也没看到阿美的影子。

连续几日，都是这样。

春红问：“柱子，猫找着了没？”柱子瞅瞅春红，又抬脸去看街

的尽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春红告诉他，阿美走了。

柱子就低下头，一副很伤心的样子。也许他在想，阿美不会走远，他家那只老花猫也不会走远，她们都会回来。

春红说：“走吧，柱子！”柱子缓缓地抬起头，用他那呆滞的目光使劲瞅着春红，那样子好像在说：“不，我要等！”可是，他什么也不会说。

他不会说，他什么话也不会说。谁叫他从小就是个傻子呢？他那一脸茫然的神情，从来就没人能看出他是痛苦还是幸福。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王学梅题词

策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梁祖文

第17集

1.淮阳县城大街上。
大街上，到处是阎桂荣的演出海报，剧目主要有《游龟山》、《秦雪梅》、《宇宙锋》、《抱琵琶》等。
2.淮阳县大戏园子里。
著名豫剧演员阎立品正在演出豫剧《宇宙锋》，博得了台下观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郭馨波色迷迷地看着正在台上

薛专员，您怎么来啦？城里风声正紧哪！
薛朴若：风紧我就不能回家啦？张老板，这风紧了几天啦！
张老板：薛司令，部队要打淮阳啦！
薛朴若点了点头。
张老板兴奋地说：太好了！这一

33.淮阳城街上。
薛朴若、李子木带着刘尚飞和化装成小生意人的王大海，通过城门检查等关卡，顺利进入淮阳城里。他们几经周折，前后观察以后，进入了一家修表店。
34.修表店里。
张老板迎接上来，对薛朴若说：

表演的阎立品，露出淫邪的目光。
演出刚刚结束，后台的阎立品正在卸妆，几个国民党士兵闯了进来。
阎立品：你们要干什么？赶快出去！

一个为首的士兵：阎姑娘，你演出时，我们郭专员一直夸你长得好，唱得好，身段好。他说他还没有看够你阎姑娘，想要到你府上再给他唱几段，定有重谢！

阎立品：请你们转告郭专员，我阎立品抗战时期就已经宣布，阎立品吃素，一不唱堂会，二不为豪门、官邸清唱，三搭班不拜客。郭专员早就知道，还来这一套干什么？

国民党士兵：阎姑娘，这恐怕就依不得你了！

国民党士兵说着上前硬拉，遭到阎立品的大声怒斥。

班主和其他演员闻声赶来劝阻。国民党士兵端起枪来，对着众人：这是郭专员的命令，哪个敢来阻拦？！

正在这时，戏班掌李李疙瘩闻声赶来：这是干什么啊？想看戏明天让

阎姑娘接着演啊，郭专员也不能违背整个县城人的心意啊！（说着，掏出一把银元）小意思，给弟兄们个吸烟钱。麻烦大家回去给郭专员言一声，就说你们来晚了，阎姑娘已经到某司令府上了。

国民党士兵头头摆弄着手中的银元，说道：他想去舒坦事，不给一个子儿，叫咱跑断腿儿，还是班主老先生痛快。弟兄们，走，喝几盅去！说着一哄而去。

阎立品哭泣着，收拾行装，对戏班掌李李疙瘩说：李师傅，看来淮阳我是再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开封去了。

李疙瘩：阎姑娘，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容我再想想办法。

（化入）阎立品的回忆。

4.太康县街上。
抗日战争初期。沦陷后的太康县，太康县民醒剧社演出广告内容：演出剧目《打金枝》，主演阎立品等。

(119)

待续